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潛研文集

(二)

錢大昕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潛研文集

(一)

錢大昕著

國學基本叢書

潛研堂文集卷九

荅問六

論語 孟子 唐初刪定五經正義 古以八音應八風 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

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詰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

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答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恆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

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問。愼而無禮則意。意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意當爲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意之意。認正字。鯁假借字。意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

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尼作春秋。其微

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緇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緇。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緇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緇。則緇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緇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緇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緇。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緇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緇。不作緇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爲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許氏說文無緇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緇纁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緇字。不知纁卽緇也。淺濶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緇飾也。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纁。微黑爲緇。淺絳爲纁。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纁亦爲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爲纁。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

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聞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聞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

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

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意。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

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

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黝事固不可考。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鬪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見甫田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寧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

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洫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謬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

弟子亦有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同。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茭。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陽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

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繚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母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書。漢諸侯王表。亦有厥角稽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嬭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考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